

支持 7 年一休

不是只有大學教師才支持 7 年一次的休假進修

文：保羅·恩格曼 Paul Engleman

1985 年，在芝加哥一家全國性雜誌上班的我和未來的老婆申請了休假進修，到義大利溫布利亞區（Umbria）租了一間農舍並待上 6 個月。我簽了約要寫一本推理小說，芭芭拉 Barb 則列了一張跟阿爾諾河（Arno River）一樣長的閱讀清單。當時，買房或生孩子的念頭離我們就像日本大阪一樣遙遠，但大阪卻是雜誌總編輯建議我們該去的地方。

那不全然是一趟休假進修——因為我們得辭掉工作才去得成——但在其他方面，我們這次為期半年的逃亡，卻算得上從職場瘋狂的競爭中解脫。而在那個沒有網際網路的年代，我們費了比現在稍微多一點的工夫才找到房子可租：我們用的搜尋引擎，是《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後面的廣告。

我們租屋的地點比原本我們想像的還偏僻，距離小鎮阿萊羅納（Allerona）3 英里，得開車 15 分鐘，沿著陡峭又幾乎無法通行的泥沙碎石路上才到得了。我們受到了郵政局長皮耶羅 Piero 和醫學系



年輕學生喬吉歐 Giorgio 的照顧，喬吉歐也是鎮上唯一會說英語的人。我們的義大利語都是現學現賣，靠的是芭芭拉在中學學過的西班牙語，我與生俱來的對文法的瞭解，還有跟我們講話的人的耐心。

但我們再厲害也力有未逮。像是芭芭拉為了我們的感恩節晚餐要點一隻火雞，她就誤講成是那個跨越地中海和黑海的國家。笑到不行的肉販明知道她要的是尺寸小一點的——un tacchino（義大利語：火雞）——但他還是再確認了一個細節。

他問說：「死的？」
「對、對。」她回答：「死透的！」

當我們不在閱讀或寫作時——或顧著柴爐或望著窗外的橄欖樹林或看山羊吃草——我們會開車沿著蜿蜒小路穿過迷人的山間小鎮，中途停車享受悠閒的午餐或品嚐當地的紅酒。我們還會半夜前往佛羅倫斯和羅馬和西恩納（Siena）和阿西西（Assisi），甚至成為最近的大城奧爾維耶托（Orvieto）的常客，跟當地的商人交好。

但生活也不總是「幸福甜蜜」。要是路上遇到拿著烏茲衝鋒槍的娃娃臉憲兵隨機攔下來臨檢，可是會讓人緊張到消化不良。我們剛到這裡不久，就遇到警察半夜到我們上坡的一戶人家突襲掃毒。之後不久，皮耶羅就提醒我們得到省府去登記居留。負責面談的海關官員顯然對我們的語言體操很不耐煩。他帶我們走進一間標示著「緝毒組」的房間，然後消失了半個鐘頭，害我們開始擔心我們是不是被懷疑跟那個販毒的鄰居走太密切。

然後某天早晨，我們被一連串的槍響給嚇醒。我們往窗外看，看到一支飛雅特的車隊和一群身穿迷彩服、手拿霰彈槍的男子。原來是狩獵季已經

開始，而我們這個鄉下地方正好是獵捕野豬的「首選之地」。

對於深入偏遠、有時甚至危險的地區去幫幼兒接種疫苗或挖掘水井的扶輪社員而言，我們的長期停留幾乎稱不上是冒險。講白了，我們這是一個自助式計畫。但這次的放縱讓我們很滿意——就跟任何理想的休假進修一樣。

「sabbatical」（休假進修）這個詞源自於希臘文的「sabbatikos」，意思是「安息日的」，亦即一段休息的時間。（在摩西律法中，安息年意指每隔7年的最後一年，土地必須休耕歇息。）在19世紀末，哈佛大學首開學術界休假進修的先例。如今，依照傳統，大學教師在連續教學滿6年後就有資格申請1年的休假進修，並通常由大專院校提供該教師半年（一學期）的全薪。

威斯康辛州的小型文理學院伯洛伊特學院（Beloit College）教務長兼院長安·戴維斯 Ann Davies 解釋說，休假進修不只是個休息放空的機會。（偷偷說：我就是伯洛伊特校友，而且4年畢業。）

「它應該要能提升你的教學品質。」她說：「你在申請休假進修時，必須清楚說明你的規劃以及你認為這對自己和學校能帶來什麼助益。」

退休的經濟學教授傑瑞·古斯塔夫森 Jerry Gustafson 過去把創業家精神融入伯洛伊特的課程中。他在46年的執教生涯中安排了6次休假進修，

包括擔任一段時間的國會助理——以便第一手瞭解公共政策——和兩趟由傅爾布萊特獎助學金資助，前往安卡拉及伊斯坦堡的講學。他說：「土耳其是80年代研究經濟學的人間樂園。」

古斯塔夫森指出，休假進修後的復出和休假一樣重要。他說：「你想要的是那股等不及回來並分享所學的感覺。」他認為休假進修也能在業界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他也很開心看到有些企業已經向學術界看齊，開始提供短期休假進修作為員工福利制度的一部分。

在總部位於芝加哥的投資研究機構晨星公司（Morningstar），員工任職滿4年後，就享有為期4週的全薪休假。晨星的全球市場及人力資源總裁蓓雯·戴斯蒙 Bevin Desmond 說，該公司把這種福利稱為休假進修。「我們的員工可以自由運用這段時間。」她解釋說：「有些員工會從事他們的嗜好、旅遊，或到當地或甚至是國外的社區擔任義工。最常見的是員工單純運用這段時間來休養生息或自我充實。」

網路房地產資料庫公司 Zillow 集團則把其長休假制度命名為「R&R」，意思就是「充飽電重開機」（recharge and reboot）。服務滿6年的員工可以享有6週的半薪休假。「我們鼓勵人們上班時賣力工作，但工作之餘也要有圓滿的人生。」集團營運長艾米·波胡汀斯基 Amy Bohutinsky

說：「我們提供6週休假進修的福利，就是從這個理念延伸而來。」

波胡汀斯基已經在這家公司待了13年，我在她要去第二次休假進修的前幾天才遇到她。她的計畫包括：「單飛」去哥斯大黎加衝浪和瑜珈，在家陪伴家人和孩子的祖父母，還要帶孩子去迪士尼樂園。至於她的第一次 R&R 期間，波胡汀斯基說：「我和丈夫到西西里（Sicily）單車環島。回來後我對工作充滿了新的能量和創意，迫不及待想回公司上班。」

晨星和 Zillow 提供的6週休假，比較像是長假期，不像是短期休假進修，但這有什麼好爭論的？在我心目中，這些都是難得的模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學會」（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在2017年員工福利研究中指出，只有5%的美國企業提供員工帶薪休假進修，這是一種恥辱。每當我塞在尖峰時刻的車陣中或在大眾運輸工具上跟通勤族摩肩擦踵時，這種多休假多健康的想法似乎就無比強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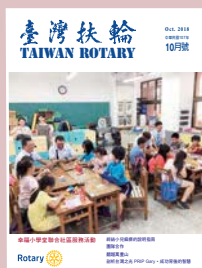
芭芭拉和我在休假進修的最後2週是悠閒地開車去巴黎旅行。我們精神奕奕、元氣百倍地回到芝加哥，儘管手頭有點緊。有一陣子，我們發現自己會用義大利語回答一些簡單的問題，這證明了我們待在義大利的時間夠長到可以說我們曾住在那裡。芭芭拉後來又被雜誌社回聘，直到她在一家非

營利機構找到工作，而那次轉換新跑道正是她在休假進修期間規劃的。我則是開始在家工作，就如同芭芭拉有時說的，我的休假進修從來沒有真正結束過。而我在工作上的頂頭上司——我本人——也傾向同意她的說法。

我發現，在家工作的最大挑戰，就是那種工作上一直有事需要解決的感覺揮之不去，而且不去做就自認為無生產力。30年過去，我終於說服我的頂頭上司：我越開心，工作表現越好。但我還是提不起勇氣開口跟他要休假進修。

保羅·恩格曼是家住芝加哥的自由作家，經常投稿《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獎勵訂閱月刊達 100% 扶輪社折扣優惠辦法 即日起開始辦理



本協會為鼓勵扶輪社訂閱台灣扶輪月刊，並直接回饋全力支持月刊的扶輪社，已擬定獎勵辦法，即日起開始辦理如下：

- 一、凡訂閱「台灣扶輪」月刊達 100% 之扶輪社，訂閱費將獲 10% 折扣優惠。
- 二、如欲參加此一優惠辦法，扶輪社須按社員人數預繳六個月訂閱費，並不可臨時減少訂閱冊數。不論任何理由，中途減少訂閱冊數，概不予退款。

台灣 12 地區扶輪社及社員人數

統計資料至 2018 年 10 月底

資料來源：各地區總監辦事處

	2018 年 7 月 1 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		2018 年 7 月 1 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扶輪社 社數	衛星社 社數	扶輪社 社數	衛星社 社數	扶輪社 社員人數	衛星社 社員人數	扶輪社 社員人數	衛星社 社員人數
3461	60	3	61	3	2,898	31	3,017	36
3462	61	2	61	2	2,553	15	2,653	15
3470	61	12	62	11	2,394	184	2,425	172
3481	74	13	76	12	2,365	117	2,511	121
3482	72	10	72	10	2,286	143	2,342	137
3490	94	8	95	8	5,096	115	5,206	117
3501	77	18	80	18	2,884	128	2,997	134
3502	57	11	60	11	1,890	115	2,063	98
3510	94	17	95	18	3,245	290	3,157	303
3521	47	4	47	3	1,692	48	1,689	51
3522	59	4	60	4	2,310	53	2,432	52
3523	70	10	71	10	2,275	52	2,286	42
總計	826	112	840	110	31,888	1,291	32,778	1,278